

人往何处

葛庄 著

ren wang he c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
1213-C1

人往何处

葛 庄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往何处 / 葛庄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10

ISBN 7-5306-2785-6

I. 人… II. 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30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82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3.80 元

内 容 提 要

主人公颜少明，从农村入伍，当上了铁道兵战士，三年里干得红红火火。入了党，当了班长。父亲意外病故，在回家奔丧期间，被乡里几个姑娘心慕。而性格爽朗的刘永秀用了非常手段使颜少明做了她的未婚夫。就在颜少明回部队后，又邂逅了女工程师邢怡，这位曾是大学讲师，风姿绰约，可她是有夫之妇，可她却偏偏对主人公产生了感情。

兵改工后，颜少明被选送到大学读书，毕业返回时途经上海，昔日情人将他迎进了自己的家中。

颜少明一直觉得筑路工作太苦。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又使他仍坚守在筑路工地上，并且取得了成绩……他常常处在工作和感情的重重矛盾之中。不久，因生活和感情的种种缘由，少明与妻子发生了激烈矛盾。在少明拖回气恼之极欲去自杀的妻子时，无意间将妻子摔成重伤。当颜少明目送着昏迷不醒的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后，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检察院走去……

引 子

主办这个案子的解承发副庭长是他的战友，是与他同一天入伍同一天换上军装同一节火车皮拉到同一个连队的战友。不过他是农村户口，而解承发下来就是吃商品粮的，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吃商品粮。解承发当了两年兵就要求退伍，指导员说：“你再坚持一年吧，明年我保证让你走。”在“明年”还不太满的时候，他终于如愿以偿。在要离开部队的那几天，他跟没有退伍的乡友都打了招呼：“回到县里，有事找我！”

从那时到现在，又过了七年。七年前的战友，在今天的审判庭上，解承发担任本案审判长，他，却是被审判的犯人。这个案子案情不重，也不复杂，但在开庭前被新闻界人士给写了一下，所以旁听席上的人不少。当在庄严的审判厅里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履行完了那一套程序，旁听的人们纷纷离去，有人发现审判长和刚才被他宣布“判处拘役十五天，缓刑两个月”的罪犯颜少明，钻进了同一辆警车，并且是由审判长亲自驾车，缓缓出了法院大门，穿过大街，向东驶去。

第一章

1

好像不少的农村母亲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儿子长到十八九岁，就惟恐说不上媳妇。好像这些女人从小长到大，就是为了给人家当媳妇；当了媳妇生了儿子养大了，就是要给儿子说上媳妇。老姊妹老妯娌在一起，除了“说媳妇”，似乎就没有别的话说；一旦看到别人家把媳妇娶进了门，她们往往“哈哈”地相约着到娶亲的家里看好几次，喜孜孜地转回自己家门。一进家门，就忽然有种——按时髦的说法，就好像有种“失落感”。于是就又一次着急起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得又去找什么人说那个“媳妇”问题——不管别人家的还是自己家的。说来说去，这些女人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咱农村的孩子，要是上不了大学，找媳妇的最好办法就是去当兵。你看嘛，这边一说验上兵了，还没走呢，那边立马就有姑娘上门了……

于是，颜家园村的颜大妈尽管舍不得，还是送了自己的儿子颜少明去当了兵。

颜大妈她们说的一点也没有错。少明走了半年还不到，提亲的就有了好几起。第二年，少明当了班长，消息传出，那提亲的就

更多了。媒人的口气越来越近乎；姑娘们也一个一个的进了门。这可喜坏了颜大妈也难坏了颜大妈。没有提亲的急得慌，有了这么多，免不了就要挑一挑。可挑来挑去挑花了眼，看看哪个都不错。如今姑娘会打扮，并且或多或少都有文化，都看了些书，也看了不少电影电视什么的。那个小嘴啊，一个比一个甜；还有那个赶眼色那，往往一进门，就知道顺手把脚边的凳子扶起来，摆整齐，把饭桌上的碟碗砰砰啪啪的很快擦起来，洗干净，然后如脚下生风一般，极快地找到扫把，轻轻快快的把房里门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待颜大妈揷哈着两只手跟着姑娘转了几圈，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个事，姑娘已经洗好了手，从裤兜里掏出小铁盒的雪花膏，两只手交替的擦着，小心地按一按漆黑乌亮的头发，露出一张略微冒汗的红扑扑的笑脸，然后就把带来的礼物摆在颜大妈面前了。虽然一般也只是本县食品厂生产的两包点心或两束上好的粉条。

又传来颜少明要提军官的消息；不久，又传出铁道兵部队要撤消，颜少明要进铁道部，当“国家正式工人”的消息……

就如那些年一些三流演员的名字和绯闻被炒得响彻宇宙一样，那些日子颜少明的名字及其有关问题在左五右六的村子里也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了人们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就在当年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与全村老少爷们一起榜地的颜少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忽然变成了不知是什么了的时候，乐极生悲，少明老爹忽然一病不起，在他自己和全家人都认为他死不了，并且都认为“部队工作忙”，“不要影响少明进步”的时候，没留神这老人家，两眼一闭——走了。当少明千里迢迢回到老家，父亲已经被埋在地下两天了。

极度悲伤的颜少明几次在父亲坟前哭得死去活来，胸裂气绝，浑身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待稍微清醒一点，看到老母亲和年幼的弟弟那凄楚的眼神，往往又是一阵更深重的悲痛袭遍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待他稍稍恢复了一点思维能力，他就想，自己原来不懂事，也没有什么能力，父亲为他，为这个家日夜操劳，却没能得到他半点孝敬；现在他刚刚懂点事了，并且感觉今后他会有所作为，可要孝敬父亲却永远不可能了……今后，他要加倍孝敬母亲，爱护弟弟。他似乎觉得，从今以后，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直至人生的意义，都要以孝敬母亲，爱护弟弟为前提，为轴心，为尺度。因此，一个多星期以后，他的剧烈的悲痛心情稍稍平复，和妈妈一起坐在不太亮的灯光下，妈妈用分外亲切的语调摆出一个又一个姑娘的情况连同她们的介绍人时，少明说：“现在提那些干嘛？不要那些东西。”妈妈说：“好孩子，你当兵在外，来家一趟不容易。再说，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惦记着你这个事。我寻思着，这阵子要是有个女孩子常来看看我，就是你不在家，我心里也觉着舒坦。”说着，又去抹眼睛。

少明看一下妈，眨巴下眼睛，说：“妈，要是这样，你就自己挑一个吧。只要对你和弟弟好就行。”

妈妈先是一愣，抬头望了望儿子的脸，看出儿子不是在说笑话，她不禁笑了。这是自打少明父亲去世后颜家里的第一次笑，尽管笑得那样吃力。当少明用疲倦的眼睛望着妈妈时，发现妈妈的笑脸上又挂上了泪珠，但这已是带着欣慰的泪珠。“傻孩子”，妈妈伸手替儿子抻了抻衣襟，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过好过坏都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怎么叫妈妈挑呢？妈妈又不会挑。”说到这里，妈妈笑出了声。

毕竟颜少明在外当兵三年，长了不少见识，学了不少知识，

并且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班长，有了些“领导经验”，再就是“撤消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消息已传得很厉害，自己的去向大体明确，再有自定的择妻标准——将这些因素统盘考虑后，没费多少工夫，颜少明准备“谈”的目标范围就缩小为两个，即“这个”和“那个”，其他统统不谈了。按少明极有水平的话说：别都扯着人家。扯多了，是对年轻姑娘的不尊重。

只在两个中间选，那就简单多了。“那个”长的苗苗条条，清清秀秀，说话文文雅雅。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社办教师。她肩膀削瘦，胸脯平平，头发不密，但丝丝不乱，穿戴非常素淡。初次接触，少明感觉眼前是一位女大学生，是他在城市里无数次看到的，每次看到都令他敬慕不已，又不敢有非分之想，只能偷偷望其项背的女大学生。他一直感觉女大学生们是另一类别的人。而当“那个”真真切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细声细气的叫了他“颜少明同志”时，他差一点忘了刚刚自定的择妇标准。因为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帮助他家种“责任田”的。

他还没开口，自己先红了脸。那女孩子也红了脸，低着头说：“我只想向你学习，你在部队肯定学了不少知识。”颜少明忙说：“谢谢，谢谢，郑永兰同志，我怕……”就没有词了。

他怕什么？他自己当时也好像没搞清楚，只是郑永兰红着脸，微笑着，轻轻向他点了一下头，走了，他才想到，他真正怕的是，万一她知道现在穿着崭新的军装像模像样的他，其实真正从事的工作是多么苦，多么脏，多么——没法说时，她会不会马上沉下脸来，捂着鼻子跑开？

接触过了“那个”，第二天再去看（当地老百姓叫“相”）“这个”。“这个”的家在县城边上，是两个妹妹、一个弟弟的姐姐。其实少明到家至今，那姑娘已来过两趟了，只是少明那些日子几乎

什么人也不认，什么话也不说。不知妈妈跟他讲过“刘永秀来了”这句话了没有，反正他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2

他没有印象不要紧，刘永秀家可把该知道的事情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少明那天去县城，似乎是顺道在一个老亲兼介绍人颜少明该叫他姑姥爷的带他走进刘永秀家门时，永秀及其家人似乎早已在列队迎候了。屁股刚坐稳，永秀就亲手端了一碗加白糖的荷包蛋递给少明，少明“腾”地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双手接过了让给永秀爸，永秀爸连连摆手：“你看你看，你先来你先来，别客气别客气……”少明推不掉，又转身端向姑姥爷，姑姥爷也不接。正在少明端着碗忙乱地转圈时，永秀抬手轻轻拍了一下少明的肩头，脆生生地嗔道：“推什么，这还有呢！”少明赶紧坐下，把碗放到面前的桌子上。这时，永秀又一伸手，把他的军帽一下子给摘下来，接着掏出自己的手绢给少明递过去。少明赶紧边掏自己的手绢边要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被永秀一把按到凳子上，少明那汗出得就更多了。

那顿饭吃了一个来小时，颜少明却感觉比一天都长。因为他长那么大，这是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的姑娘并排坐在一起吃饭，并且又是这样一种关系。在他的性觉醒以后的十几年中，也曾胡思乱想过男女之间的一些事；这几年在清一色的男兵群里，私下无聊时也听过几次战友们讲的带有臆想性的笑话，那些笑话简直可以淹死一群正在交媾的狗。这种年轻人的荤话只是给他们自己解解嘴馋而已，与实际行为还是相去甚远。何况少明自己感觉今天来最多也就是见见面，跟这个姑娘说上几句话，没想到一下子会弄的这么真，这么近。当坐在他身边的永秀动来动去有意无

意的碰着他的身体时，他觉得浑身的筋都绷的要断了，四肢的活动缩到最小程度，那屁股只有一半还在凳子上。

饭后接着喝茶。不知什么时候，房子里就只剩了少明和永秀两个人了。少明环视了一下左右，大着胆子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刘永秀，发现永秀正在照着门上的玻璃整理头发。她将两个胳膊抬起来放在脑后，胸前耸起了高高的两坨。少明不禁怦然心动，像偷了东西让人当场抓住了一样，赶紧低了头。所幸的是永秀并没有发现。待永秀整理好了头发，对着玻璃摇了摇脑袋，笑着问他“吃饱了没有？”时，他的神情才基本恢复正常。

刘永秀走来坐在他对面，很大方地瞅着他，笑着，一次次催他喝茶，问他菜的味道是不是还可以，说她不会做菜，但很喜欢做，今天的菜哪几个是她做的，哪几个是她妈做的。又问他你外面当兵好几年，离家那么远，外面的生活习惯吗？这时，颜少明似乎终于找到可以说的话了，同时也找到可以抬起头来的理由了。他对她说，部队生活不是很好，可比咱农村还是好多了。又说怎样吃大锅饭，当兵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口味差别很大。比如云、贵、川的，还有“两湖”地区的人，都是见了辣椒不要命，有的新兵两天没有辣椒吃就想家等等。永秀问：“云贵川和两湖是哪里啊？”少明就说：“就是云南省、贵州省和四川省，两湖就是湖南和湖北，湖南叫湘，湖北叫鄂……”当颜少明非常容易的笑着解答刘永秀的这些问题时，心中渐渐变得轻松；看着永秀认真听讲的样子，他感觉有些愉快。于是，就顺便打量了一下面前的永秀。发现原来永秀胖胖的圆脸是那么白，白的如同他妈妈用头遍面蒸的馍馍，那一头稠密的头发又是那么黑，略长的卷发用一条大红绸巾松松地束在脑后，发稍部分如鸟尾一样宽宽的展开，两边的发角刚及肩膀靠脖颈的地方，衬得白白的脖子如奶油一样细

腻白嫩。两眼偏小，两弯眉毛却又淡又长（他当时不懂得这是加了人工的），那鼻子似乎不太好看，原因是鼻梁矮了一些，但那双红唇却如杏花初绽，嫣红发亮。而当少明的眼睛主要盯在这双红唇上时，他的脑子里忽然飞快地闪过了从少不更事的幼年直到今天成长为七尺男子汉这一过程的似乎是全部的影像，心中的不知哪几络神经在快频率的抖动。他感觉有点口干，还好像有点目眩。他赶紧低下头，轻轻闭上了眼睛。忽然，他觉得不知从哪里扑来一股浓浓的雪花膏的香味，同时扑到脸上的还有一股温热的气息。他似乎是本能的急速将脑袋往后一仰……就在这时，房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了，一位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的十岁左右的男孩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进来。男孩在将书包往凳子上一扔的同时，发现了穿着军装的颜少明。他先是一愣，而后用疑问的眼光看着永秀。永秀张着红扑扑的笑脸对小男孩说：“不认识吧？这是你颜大哥。”然后笑着转向少明说：“这是我弟弟，全家他最小，也数他最坏。爸爸妈妈最偏心疼他。”说着，帮弟弟把帽子拿下来，又摸了一下那颗光溜溜的小脑袋。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忽然脖子一缩，鼻子一翘，叫道：“噢——我知道了，你是我大姐夫！我妈妈早就说了，我大姐找了一个解放军。”

话刚说完，永秀抬手轻轻给了她弟弟一巴掌，另一只手捂着嘴，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越来越厉害，乃至笑得前仰后合。

好像她的笑声是集合号，在她笑过不久，她的父母，两个妹妹，连同姑姥爷，陆续都回屋里来了。

颜少明也笑了，但他只笑了一下。因为看着眼前刘永秀这位欢蹦乱跳的弟弟，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的那位少年老成，不苟言笑的弟弟。虽然他弟弟少亮比眼前这位大不了几岁，但很少有这个年龄应该有的顽皮和无忧无虑的欢乐，特别是他们的父亲去世

以后，弟弟更成了小大人。这叫少明心里很不是滋味。由弟弟又想到妈妈，又想到了……他有些坐不住了，立马起身要走，他要赶快回到他的妈妈和弟弟身边。

推推拉拉中，好像永秀妈说了一句：“明天叫永秀到你家去。”忙忙乱乱时，他似乎也随口无心的“嗯”了一声。当他顶着呼呼的北风使劲蹬着自行车往家走时，一天的相亲经历被风吹光了。他觉得今天的热闹与他家中的气氛是那么的不协调。前些日子已经流干这几天又蓄起来的泪水此时又冲闸而出。为了不影响视线，他不得不到路边背人的地方停了一会，把那些要流的泪水索性让它流出来，他才重新骑上自行车。

这时，他心里渐渐轻松亮堂了，骑车速度也放慢了。他抬头看了看绵延的麦田，虽一冬滴雨未下，但麦苗靠着厚厚的土壤，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并且已开始返青。现在的春风虽然还带着料峭的寒意，但夹在其中的暖流已隐约可感。这时，他想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的这顿饭这家人这个刘永秀。想起她那爽朗朗朗的笑声，壮壮实实高高大大并且也很匀称的身材，特别是那张大白脸，那双红唇，还有那胸……他在心里笑了……还有那“姐夫”的称呼，那是直对着他的，尽管“八”字还没有一撇，尽管有些滑稽，尽管他压根就没准备立即答承什么，但这陌生的称呼中有着那么多的新鲜，新鲜中又透着那么多的浪漫，引人遐想。因为这个称呼的含意是“他”必须是他姐的“夫”，是他与他姐的彻底地结合。虽然原来也曾想过某年某天他会和某一个女人实现这种结合，可那毕竟只是贸然一想而已。而今天，现在，这事似乎就在眼前了。他已明明白白地感觉到，只要他不拒绝，这一切马上就可以成为现实。但他似乎又本能的觉得他不会拒绝。他甚至觉得他家就应该有这样一位身高体壮的女人。这样的女人

是他走南闯北不在家时，他送给妈妈和弟弟的“礼物”，是他在家中的替身。他好像还感觉这个刘永秀本来就应是他家的人。他知道这事必须由妈妈决定，并充分尊重弟弟的意见。但他马上又觉得妈妈和弟弟不可能不同意这位刘永秀——看样子，这事真要“那样”了。

但是，他又觉得，在“决定”二字正式出口以前，他必须向女方严肃的、明确的提出必须做到的两条：第一，要尽全力全心全意地孝敬我的妈妈，爱护我的弟弟。这一条做好了，就是对我差一点，把我放在“第三”的位置上也不要紧。他要求女方必须做坚决的保证，他要叫她发誓——就像西方人和我们的古人一样。对此，没有半点可通融的地方。他觉得刘永秀不可能不同意这个条件。因为昨天晚上妈妈曾说：自从一年前媒人带着她认了他们家的门，每逢过年过节，她都要带着东西来。他父亲生病住院期间她来了没来没有问，估计不能不来。从今天的言谈举止中看，刘永秀好像也是个实在人。至于要求她必须做到的第二条嘛，现在还没法说，只能以后再说。就是以后再说，可能还要讲究点儿用词那。是讲你必须守身如玉呢？还是讲我特别重视女人的贞操？还是讲你如果……就他妈的……嗨！以后再说，以后再说……他笑着朝自己摇了摇头，有几分欣喜的再次抬头朝远处望去。

就在离自己的村子不远的地方，不知是谁家的田头上，站着一棵细细高高的小白杨树。这棵小树在空旷的天底下，在不知多少年几乎不变的那幅农村的自然背景前面，显得那样不同。她是柔弱的，孤独的，但同时又透着柔韧和不屈。当他慢慢的将自行车停在离那棵小树最近的路边，一只脚点着地，细细打量这棵小树时，“那一个”的影像一下子出现在大脑里的屏幕上：郑永兰！他似乎又非常清楚地看到她那细细的脖子，纤纤的手指，那侧着

脑袋看了他一眼，又赶紧把头低下去的那份娇羞，而那明亮的眼睛的一闪，当时就使颜少明觉出了郑永兰那藏在单纯后面的隽永、温柔……当他似乎是无意地将刘永秀和郑永兰拉在一起时，刚才本来还很愉快的心情如今变乱了，变沉了。他本能的抬头看了下天空，从胸中吐出一口长长的气来。

此时风停树静，暮鸦无言的在麦地和大树间飞上飞下，零星的农人在远远近近的田地上弯腰劳作。西下的春阳是那样大，那样圆，那样宽容和和蔼地注视着这天地间的一切——看的出来，他在慈祥宽厚地微笑。

3

喜鹊叫，麻雀叫，孩子叫，和着“212”吉普车的喇叭叫——早饭刚过，刘永秀就满面春风地进了颜少明家的大门。几乎和她同时进来的是一群猴子一样欢蹦乱跳的鼻涕孩子。迎着又喜又惊的颜母叫了一声“大妈”，把六十厘米长的帆布提包朝有些发愣的少明手里一递，说：“你把它放到那边椅子上。”她解下围巾，麻利地打开提包，先抓了一把糖块给了少明弟弟少亮，又给你挤我拥的鼻涕孩子们每人发了三颗。边发糖边往外走去，她要招呼司机师傅进来喝水。司机怎么也不进来，说九点钟还要赶回去送人。于是，她又赶紧转回去，从提包里拿出两包烟，拉着少明的袖子一起看着司机在刚可容车的巷子里往外倒车。当司机将车倒出了巷子口，调好了方向，她将两包烟从车窗里甩进去，看着汽车开走，再和少明一起回到家里时，颜少明家是实实在在的门庭若市了。

你看，那些半大小子用嘴角叼着永秀给的烟卷，两手抱着胳膊，仰着头，神气活现地在人群里你推我一把，我抗你一下。他

们不时的似乎是无意的悄悄拿眼角溜着永秀的脸和身体的某些部位，无因无由的你看我傻笑，我看着你傻笑。有一个小子笑的时候没注意，“哼”的一声笑出了两大筒黄鼻涕，在伙伴们的狂笑和手指下，他为了掩饰自己在不该丢丑的地方丢了丑，于是低着头放开脚丫子就去追逐那些笑他的伙伴，又引起了互相间的追逐戏闹，直把人群冲得东拥西挤你叫我骂。那些半大姑娘则相拥着去看永秀穿的衣裳，看永秀头上那朵那么大的红绸花，看她大红的毛衣和带黄点子的黑丝巾，还有青绿色的裤子和半高跟小圆头似男式的紧口皮鞋。她们觉得永秀穿这样的皮鞋真合适，这样可以把高高壮壮的身材衬得更加健美。这些小姑娘一边直着眼看永秀，一边拿眼角偷偷去看那高挑身材，腰板直直，高鼻大相的颜少明。当发现少明大大方方的笑脸朝向了她们这边时，她们一下子全都红了脸，赶紧低下头，又互相偷偷地看着伙伴的红脸，终于憋不住笑，急转身争先恐后地捂着脸跑出了大门，一直跑到她们自以为谁也发现不了的地方。到了那里，却又笑不出来了。一群中年妇女朝天朝地的哈哈笑着，又故意大声地说：“你们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她那个身子！要是不搞计划生育，十个八个也能养出来！”还有几个和少明妈年龄差不多，或者还要大一些的老太太，她们不怎么看永秀，只是陪着少明妈一边无声的笑着，一边抹笑出来的眼泪。

少明弟弟少亮也站在门后边笑了，但笑得很勉强。这个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不知他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

待到欢快的人们退潮后，刘永秀对着少明妈朝一家人说：“大妈，今天天气真好，太阳也大，我和少明一块把家里衣服、被子都洗一洗吧。”还没等少明妈应声，永秀又说：“少明，你去找双解放鞋给我换上，然后你就去压水，我来洗。”

看出来永秀对这个家颇不陌生。只见她这屋那屋转了两圈，便找齐了水桶、洗衣盆、搓衣板什么的，换上颜少明的解放鞋和旧军装上衣，把几个床上的床单、被罩，凳子上、床头上的衣服统统收来，又把少明妈和少亮的外套给脱下来，一起抱到院子中压水井的旁边。这时少明已将水压满两桶一盆了。

头些日子，丧事之后接着就是相亲，少明没顾上想家中的活儿。今天，在永秀的启发带动下，他才看到家里是应好好拾掇一番了。他心想，现在尽管没有了勤快的父亲，但不能就让这个家变得乱七八糟不成个样子；再说他不久就要归队，干这活的机会毕竟太少，所以他压好水以后，就挽起袖子，拿起扫把铁锹，大整起院子中的卫生来。待永秀那边的水用完了，他再过去压上两桶。

将近正午的春阳暖融融地照遍了院子，照在永秀光洁的大白脸上，也照在少明妈那舒开了皱纹的脸上。四处没有一丝风，几只母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悠闲地迈步觅食，鲜红透亮的鸡冠如血如火。鸡们有时还歪着头把每一个人都打量一番，那明亮的圆圆的眼睛似乎也懂得不少事情。少明妈高兴地给永秀当着下手，帮永秀把搭在铁丝上的衣服一件件拉开，又一次次的帮永秀挽了袖子。永秀洗了一会，觉着身上热了，就把外套脱去，白衬衣外面只剩一件薄薄的淡黄色羊绒背心。少明边干活，边无意朝永秀这边看。发现永秀起劲地探着身子用两手在搓衣板上搓衣服时，那胸前鼓鼓的双乳是那样活活地抖动。她一直都在认真地干着活儿，好像根本没想到她应该为胸前部分高高的突出和抖动而难为情，也没想到应该用什么办法收拾一下。少明是那样清楚地看到了，甚至感觉到了。一时间，他有些不能自持：“就在那里，就在面前，那完全可以是我的，那个，那一切，那令全村的人们都喷